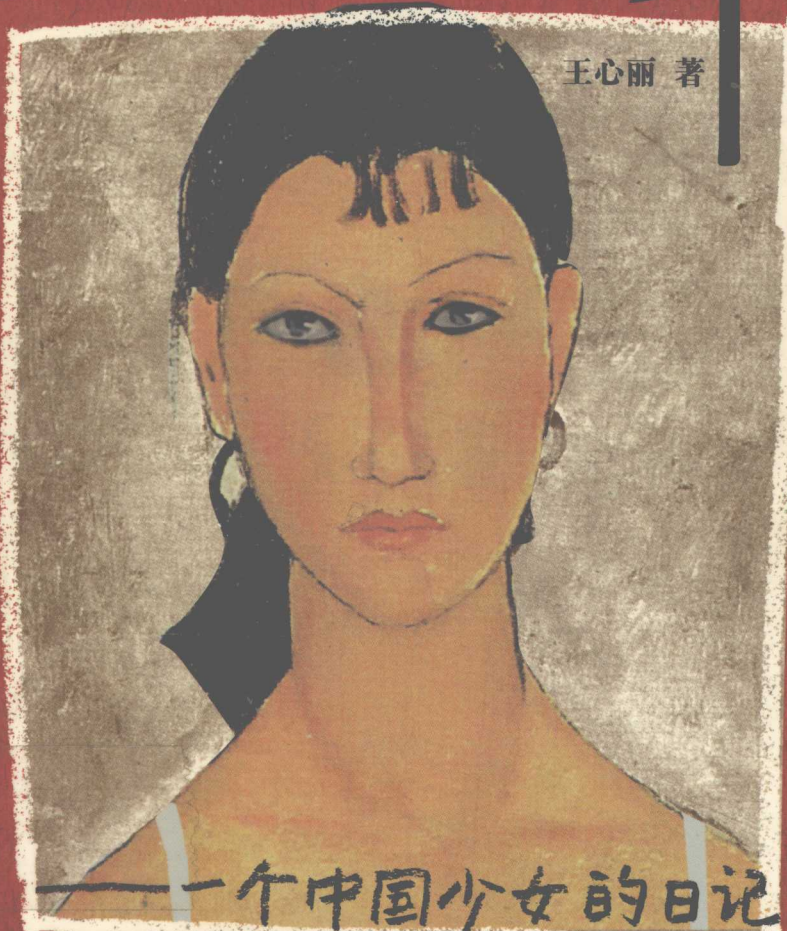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新写实长篇小说

陌生世界

王心丽 著



——一个中国少女的日记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新写实长篇小说

陌生



王心丽
著

一个中国少女的日记

世界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陌生世界：一个中国少女的日记/王心丽著. - 北京：中国
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0. 11

ISBN 7-5004-2855-3

I. 陌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0001 号

出版发行 **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**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

邮 编 100720

电 话 010-84029453

传 真 010-64030272

网 址 <http://www.cass.net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厂

装 订 北京飞达装订厂

版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 9.68

字 数 170 千字

印 数 1-10000 册

定 价 18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，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真诚地爱你

永远，永远……

但是

你太陌生，太陌生了！

我居住的城市在地图上的名称是不会改变的。但是我童年时代居住的房屋和那条街道已不复存在。曾经生活在那里的人早已分散开来。偶尔在路上遇见，还会提起一些过去的事，随即又匆匆分开。然而梦总是萦绕着我，让我经常回到那个地方。童年记忆中的老人大多也陆续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我在梦里还看见他们。

十一年过去了！十一年的时间很长？还是很短？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变成了少妇。我对那条灰蓬蓬的街道的记忆还是这样的清晰，好像一切都发生在昨天。那里陈列着我的初恋。那里埋葬了我的初恋。在二〇〇〇年夏夜，当重新抚摸这些文字的时候，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淌……



初秋的下午，他把我变成了女人

我常常会做一些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事。

下午我到街上去买了三个厚本子、一瓶墨水和一支钢笔。走到家门口的时候遇到小黑蛇。

小黑蛇是我们家门口的一个大女孩，她爸和我爸是师兄弟，她是她爸捡来的野女孩。

小黑蛇问我买的什么，我告诉她我买了些什么。

她撇了撇嘴鄙夷地说，神经病！

我对她笑笑，朝自己家走去，我把家门关上了，还是觉得她的目光盯在背上。

我把三个本子摊放在桌上，红的，黑的，蓝的。我决定先用红本子写字，然后再用蓝的，最后用黑的。我从今天起在本子上写字。我刚刚写了几个字就把第一页纸撕掉了。这几天我心慌意乱地什么也干不好。我合上本子想到小黑蛇家去，但又懒得去。哪怕我什么都不说，她也能看出来的。我不愿在她的眼中变成另一种人。其实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自己了。

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我已经换了四条短裤,那血总算不流了。小黑蛇说女的和男的有过那种事以后是可以看出来的。从脸色,从眼神,从走路的姿态都可以看出来。我不知道小黑蛇刚才死死地盯着我的后背看,是不是看出什么来了。

我不承认我是那种意义上的女人,因为我才十七岁。十七岁!不少十七岁的女孩子还在上学。我不上学了。上学没有意思。坐在教室里我老是走神。我不觉得读书有什么好。我没有考上高中,这样我就不上学了。我也不认为我是女孩子,因为我不像女孩子那么傻。那些女孩子根本就不知道她们自己,而我知道。我知道那些男人为什么要盯着我看,还知道他们先看我的脸,再看我的颈项,再看我的胸部,然后一直朝下看到脚,然后再顺着腿朝上看。没有婚过的男人看你的时候目光是热辣辣的像麻辣豆腐,而那种婚过的老男人看你的时候眼神莹得像萝卜炖肉。

吃晚饭的时候妈看着我的脸说,尾巴的气色不好。

尾巴是我的小名。我心里一抖,赶忙掩饰道,店里的那几个女孩都感冒了。我好像被传染上了。头有点疼。

爸抬起沉重的眼皮看了我一眼,把小酒盅里的酒一饮而尽。他喝酒的时候嘴里总是发出“吡吡”的声音。每次我听到这种声音心里就烦。

烧一碗姜汤给她喝。他对妈说,用筷子剔牙。

我不喜欢喝姜汤。我嘟哝道。

妈说,家里生姜没有了。

爸对妈说,你到黑蛇家去要一块来。

妈去了,又回来了。她说黑蛇不在家。

我早早地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。打了一盆热水，拉上窗帘，擦洗身体。我把衣服脱下来扔在床上，赤身裸体地站着，灯光照在我的身体上，把我的影子投映在墙壁上。我看看墙壁上的影子又看看自己。看够了才站到木盆里去洗。水已经有点凉了。

这天夜里我哭了。

因为我再也不是前天的我了。前天我还是人们说的处女，从昨天下午起我就不是了，永远不是了。想到这一点我真恨不得把壁虎剁成肉酱。

今天，他又和我那样了……

我在壁虎的服装店上班。今天上午银花去看电影了。银花是他的老婆。他把我喊到楼上说是帮他整理账目。走在楼梯上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又响又快。我一到楼上他就把房间的门反锁上了。

他先把我挤在墙角，喘着粗气盯着我看了好几分钟。然后冷不防地用猛烈的动作把我抱到了床上。我告诉他上次流了好多血。

他说，这次不会了。

我说，肚子会大的。

他说，不会的，不射在里面，不会的。

他问我，想不想要？

我说，不想。

他说，没有女人干过这事不想的。

我说，我不是女人是女孩，我不想。

他说，你以后会想的。他把我的衣服连扯带拉地脱了下来。

我说，你把我的衣服撕坏了。

他说，店里的衣服多得是。

他把自己的衣服也脱了，又把手表解下来放在床头。

他就像上次一样进入了我的身体。

他问我，还疼吗？

我说，有一点。

他喘着气说，以后就不会感到疼了。

我被他搞得很累。

他的眼神呆板，额头上布满汗珠。

他几次问，你快活了吗？

我说，没有。

我确实一点也没有觉得快活。

于是，他就不干了。

壁虎是我们这条街上的美男子，一米七七的身材，宽肩，细腰，脸模子无法描述的英俊。以前，我一见到他心就狂跳不已。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他会这么粗暴地对待我。

下楼的时候我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很红。

中午的时候银花回来了，她脸上化了很浓的妆。她没有发觉我有什么异常，她根本不会注意到我的。她说，她头疼病

犯了。她一到家就上楼躺在床上。

下午有一个小时我困得要命，一个哈欠接一个哈欠。壁虎到店堂里来转了几次。每转一次都要扫我几眼。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我不指望他心疼我。不知为什么，一想到“心疼”两个字，我就想哭。

他把录音机开得响响的，老是播放千百惠唱的那盘磁带。

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我的心在颤抖，当我想你的时候，
泪水在悄悄地流淌……

没有顾客来买衣服的时候，阿秀和小梅谈论晚上到舞厅跳舞的事情。我插不上嘴。她们都比我大。阿秀二十三，小梅二十二。小梅的鼻梁是做的。她说一到刮风下雨鼻子就会隐隐地酸疼。但是她的鼻子真的很好看，和老外影星一样，又挺又直。

晚上小号回来。小号是我的二哥。小号的老婆也回来了。小号的老婆是一个难得有笑脸的女人。他们带着小西瓜。小西瓜是我的侄子。

他们和爸妈谈我们这一带拆迁的事。

小号说现在压缩基建，这一带至少有三年不会动。妈说，谢天谢地，总算有三年不烦心了。妈最怕拆迁，妈认为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最好。靠市中心近。妈说，像现在这样的冬暖夏凉的房子以后打着灯笼哭肿了眼也找不到的。

小西瓜坐在我腿上看电视的时候，我一直在走神。下个星期我要上二班了。壁虎要到广州去进货。想到他，我又有

他在我身体里的那种感觉了。

阴天，平淡的生活

爸早晨去买豆浆油条回来的时候对妈说，看到邹老师在跑步。

妈很不以为然地在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。妈说，她不跑步干什么？一个人活着总是觉得无聊。邹老师是我们小学里的老师。我们这条街上的孩子大大小小都认识她。她教过壁虎，酸生儿，小黑蛇，大头菜，也教过我。她是去年退休的。她一辈子没有结过婚。以前，她跟她妈妈住在一起。五年前她妈妈死掉了，她就一个人过日子了。

我没有考上高中在家待业的时候，有一次在街上遇到了邹老师。

她问我，怎么没有上学？

我说，毕业了，不上了。

邹老师说，明年再考。

我说，不上了。

她想了想说，找个工作做做也好。

一个女人这么多年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。妈一边把碗筷摆到桌上一边说话，她身上穿着一件有破洞的旧汗衫。又大又黑的奶头从破洞里露了出来。我告诉她，汗衫破了。她不介意地看了看自己的奶头说，人老了，不在乎，穿破的凉快。

今天我上二班,整个上午呆在家里闲得难过。好几个电影院在放《霹雳舞》。我不愿意一个人去看电影。

我老是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壁虎。他比我大十五岁,今年三十二了。我又想洗澡了。有过那样的事以后,我就特别想洗澡。

漫长的一天,他给了我一枚金戒指

阿秀和小梅老是鬼鬼祟祟地说话。她们认为我是小女孩。我和壁虎的事谁都不知道。

昨天下午银花出去推牌九了,壁虎把我喊到楼上去说话。我以为他又要和我干那种事。还好,没有。他叫我坐在沙发椅上,我就坐在沙发椅上。

你怎么不到广州去?我问他。

他说,明天就走。

我问他,走多久?他笑笑。他笑的时候,样子特别有魅力。这不是最近的发现,我小的时候就喜欢盯着他看。他说,一个星期左右,最多十天。

我低头看自己的手。我原来用无色的指甲油,当然是很便宜的那种。上次小梅涂了粉色的指甲油。她对阿秀说,粉红色的指甲油涂在指甲上手会显得特别秀气。我凑过去看,小梅说,你们俩各人买一瓶来涂。后来我们三个人涂一样的指甲油。我涂了粉红色的指甲油,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五岁,一点也不好看。

我不在的时候,你帮我看着店。壁虎用那种疼爱的声音

对我说话。只要他不疯狂，不干那种事我都蛮喜欢他。

我说，银花管着店呢。

他笑着把我拥到他的怀里，抚弄着我的手。他说，只要我在家里，她屁事都不问，一天到晚在外面玩，玩累了，玩厌了，回到家里往床上一躺。我是她的长工。两年前她还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最近一年来，她犯怪。我不在家她会管事的，你只要站好店就行了。他慢吞吞地说话，满嘴哄小孩子的腔调。

我漫不经心地嗯着，漫不经心地点头。后来他从衣袋里摸出了一个古铜色的锦缎小盒，他打开小盒从中拣出一枚金戒指戴在我的无名指上。这是一枚人家把它叫做韭菜叶的金戒指。

他问我，好不好？

我没有说话。我把金戒指从手上退了下来还给他。

他说，给你的，小傻瓜。他又帮我把戒指戴在无名指上。

我说，让我妈看见了不得了。我说，我不要。

他顿时变脸了。狠狠地说，藏起来不让你妈看见，你妈就永远不知道。

我摇了摇头。

他又说，做个纪念，万一我什么时候死了……

我说，你不要说不吉利的话，你才三十几岁，肯定不会死的。

他捏住我的手。又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嘴唇上轻轻地吻着。他脸上细密的胡子扎着我的手心手背。

他凝视着我说，我也不想走。

我把脸靠在他的耳边，紧紧的。

他的手顺着我的腿往上摸。我以为他又要干那种事了，

顿时浑身紧张起来。他仅仅是摸了摸我。他帮我把戒指从无名指上退了下来,放进小盒子里。盒里是紫色的丝绒垫子。我用手指揪了揪,那丝绒垫子软软的。我说,这像小人国国王睡的大床。

他把我拥抱在怀里亲了亲说,她要回来了。他说的她就是银花。银花是一块讨厌的大阴影。我这样想,没有说。

我说,那我走了。

他把锦缎小盒放在我的手里叮嘱道,收好。

我把小盒子放在牛仔裤的裤兜里。硬硬的小盒贴在腿上我时时刻刻都感到它的存在。

我站在柜台后面,望着街上来往的行人和车辆。

壁虎仍然把录音机开得很响。我情不自禁地跟着音乐踏拍子。又一对男女来买风衣。那男的很魁伟,脸又黑又粗。女的倒蛮秀气,皮肤白白的,身子条条的。那男的巴结那女的,说话的声音和动作都显得低三下四。那女的挑三拣四。我耐着性子帮他们选。壁虎说,把钱赚到手是最重要的。那女的终于决定买西德款式的黑风衣。这种流行款式的女装卖一件赚一件。

这两个人走后小梅说,今天的生意极好做,下午卖掉了十件。

从阿秀和小梅的谈话里我知道了她们的一些秘密。阿秀在北极舞厅跳舞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研究生,阿秀看上那个研究生了,她担心那个研究生看不上她。

小梅笑她,你不要遇到一个骗子。

阿秀说,不是骗子,他是南京大学的。

小梅又给阿秀出点子。她要阿秀装出好学的样子，拜他当老师，请他教英语，一旦有了感情就生米煮成熟饭了。

小梅的点子又傻又傻。一个研究生会看上你一个在个体户开的服装店里站柜台的女孩儿？顶多和你玩玩的。等他们毕业了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夜里十点钟店里打烊，壁虎从楼上下来，他和阿秀小梅开很犟的玩笑。小梅在他的手臂上狠狠地拧了一下。

我们用布把那些衣服遮起来，以免落灰。临走的时候，壁虎对我们说，路上当心。

阿秀嘻嘻哈哈地说，我们不会给狼吃掉的。她的嗓子天生有点沙哑。小梅说她的声音“磁”。什么叫做“磁”？

我知道壁虎这话是对我说的。他才不会管她们的事呢。尽管我家很近，穿过街转个弯就到，我知道他这话是对我说的。

思念

壁虎去广州，已经去了三天了。银花每天把我叫到楼上去理账。每次壁虎出去进货的时候她都认真真地在家里管店。她叫我上楼陪她。我早晨九点钟到店里晚上十点钟才回家。银花说你这种年龄无事可忙。最多少看几场电影，少跳几场舞。壁虎回来我跟他说了，叫他多给你一点加班工资。

我不吭声。

壁虎不在家银花把他的儿子强强从娘家接来了。银花每天早上去买菜,买来菜就和小保姆甜莓儿在后面的厨房里做饭。银花的儿子强强上小学五年级了。这男孩的鼻子上架了一副小眼镜,一副白白净净眉清目秀的样子。他的样子一点也不像银花。强强的功课好,聪明。银花说,以后一定要培养强强念大学出国。强强不是壁虎的儿子。强强是银花和前面那个丈夫的儿子。银花和那个男人结婚两个月就分居了,拖了三年才离婚。银花比壁虎大五岁。家门口的人都说壁虎糊涂。无论怎么也不能找一个比自己大五岁的女人。女大五赛老母。壁虎和银花结婚我没有印象。那时候我还小。大概还没到银花的儿子强强现在这个年纪。壁虎在家的时候强强很少来。

壁虎不认自己的妈。这件事是我们这条街上人人都知道的。街上的人说,壁虎的爸是在“文革”中被人打死的。壁虎的妈改嫁了。壁虎的妈跟后面的男人又生了儿子。

好多年前壁虎的妈从这条街上走过,壁虎用砖头把她的头砸破了。

壁虎还有五天才能回来,时间过得真慢。

我把壁虎送的那枚金戒指藏在床底下的墙壁缝里。只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,我才敢把它拿出来欣赏。看到这枚金戒指就像看到壁虎一样。阿秀说,韭菜叶的戒指不好看,但很值钱,是实打实的。我不知道这枚金戒指值多少钱。四百,五百,还是六百?

空白

早晨吃早饭的时候，妈告诉我，小黑蛇昨天晚上来找我玩。

我说，这两天我正忙。

妈说，跟她讲了，小黑蛇说叫你有工夫到她家去玩。

我没有工夫到她家去玩。壁虎没有回来。无论干什么都没有心思。壁虎已经走了八天了。我度日如年。

晴朗的日子，他回来了，我郁闷得想哭

今天壁虎回来了。他买回来许多时髦的衣服。其实也不是许多，每种款式最多四套。这些衣服是他坐飞机带回来的。还有一些用火车托运。上次他到福建去也弄回来许多衣服。他总是很有办法的。

壁虎回来了，银花、小梅、甜莓儿，还有我，我们都很高兴。这个店只有壁虎是男人，他是这里的中心人物。他一回来店里就有了生气。

壁虎对每一个人都很热情。

当他目光和我的目光相遇的时候，我的脸顿时变得火烫火烫。我怕她们发觉我的神色不对，赶紧掏出手绢擦鼻子。壁虎什么都没有说，他转过身和她们谈笑风生。只有我自己才知道自己的心跳得有多快。